



青 春 火 花

孙绍佩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青 李 火 花

● 孙绍佩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春火花 / 孙绍佩著. — 2版.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513-1222-6

I. ①青…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80121号

青春火花

QINGCHUN HUO HUA

作者 孙绍佩

责任编辑 李 政 杨佳惠

书名题字 牧 歌

封面设计 汇丰印务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影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460千字

印 张 27.125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2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1222-6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 029-87250869

《春青火花》序

常智奇

在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洛南县的一次文学作品创作研讨会上，经商南县文联主席姚家明介绍，我认识了孙绍佩先生。姚家明主席介绍说，他是一位教师，正在写一部长篇。高挑、清癯的孙绍佩先生在一脸书生气中，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满面沧桑的神态。他在饭桌上给我敬酒时显得拘谨而又谦卑。我回西安后没过多久，他先给我写信，后又打电话，说他写了部长篇小说，想让我给他这部辛辛苦苦创作的作品写序。又忐忑不安，语言不畅地说：没有能力支付我的稿酬费用，但又非常希望我能为他写序。出于对文学的虔敬和对同道的认同，对身在山区甚层作者生存艰难的理解，我欣然应诺。没有多久，他风尘仆仆地来到西安，送来了这部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青春火花》的书稿。他坐在我的办公室，南窗斜阳照进房间，桌上一片灿烂。我给他沏上茶，静静地听他讲述自己创作的故事。他很穷，生活很拮据，但他酷爱文学，一个山区的退休教师，在文化氛围相对寂寥，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书籍资料并不丰富，生活条件并不优越，教学压力又那么大的情况下，能克服重重困难，潜心创作出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实在不容易。

孙绍佩是一个在“新中国十七年文学”提倡的“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文学观念和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作者。他创作的长篇小说《青春火花》走的是一条“歌颂新时代，歌颂新生活”的中国传统小说、通俗文学的路子。他在传统通俗文学的创作中，强调通俗文学的大众化、民间性。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小说中传统的章回体，话本式。他在通俗易懂中追求趣味性、娱乐性和可读性，但又不失“寓教于乐”的道德教化，抑或宗教布道之效应。通俗文学重视人物及情节的丰富和复杂，重视世俗的情感和传统的道德规范。《青春火花》的审美判断更多地锁定在道德的判断上。作品中主要人物

的性格塑造和情感世界的展示都是在惩恶扬善、因果报应的审美范式中完成的。作者努力在神话和现实的融合处寻找当代小说表达的自我途径；在人性与神性的统一中寻觅前世今生的情感机缘，友谊珍贵；在天人感应的宗教形式中寻觅人创造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宏阔志向和远大理想；在天上地下，山水河流的重新安排和改造中寻觅青春、爱情、生命在推动人类社会前进中的价值和意义。作者在修辞和叙述方式，以及人物关系的安排、故事情节的设置等方面，都受到《搜神记》《世说新语》《李娃传》《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一些影响。在这里，神话、传奇色彩是通向理想主义的浪漫坦途，这里的现实生活中矛盾的揭示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是表现普通劳动者生存境遇和生活状况的基础。

作者以主观抒情的笔调写清潼公路拓宽改线工程建设中一群年轻人艰苦创业，顽强拼搏，团结向上的斗志；写徐宫、徐建、刘志、刘仁等人面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邪恶势力敢碰硬，勇敢斗争的精神；写他们在为民立命，为民造福工作中的勤劳务实、一丝不苟和公平正义的高尚品德；写他们在重整梧桐村凉水沟河山，把山、水、田、地、池、路、房统一规划的新农村建设中的酸甜苦辣；写他们在建厂、建窑、建鱼塘、建养殖场、建电站、修水渠中的喜怒哀乐；写华再兴专员、柳河清市长等领导干部的清正廉洁，与民同乐的作风；写柳莲英、董自珍、黄山、华子昭、逸远、慕容芳等一群年轻人，在人生路上的谋职、求学、上进、拼搏、友谊、爱情……这些人物命运的设置和精神情感的揭示都是在作者主观思想的支配下进行的，有时候，有些地方不符合生活的逻辑，他就借助于“神力”，“神力”是作者主观抒情的“诺亚方舟”。

作者在严肃文学创作观念的指导下，很注意向通俗文学审美范式方面倾斜，强调大众审美情趣的阅读性、传奇性、民间故事性。例如：主要人物身份的神话色彩的涂抹；刘志为陈家烧锅陈国政被害一案的申冤；徐建、黄山、李正茂他们进山打猎情景的描写；市长的女儿柳莲英死而复生；刘志等人神合一，夜间飞行，前往送礼；他在第十五回与梁上君子王老三见面的情节设置等等，都具有鲜明的通俗文学的色彩。

文学的判断和区分标准总是随着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一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必然规约着时代的经典化的操作机制，同样也影响着文学的“雅”与“俗”的判断标准。因此，“通俗文学”与“严

肃文学”也总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相互之间游走和转化的。例如，《诗经》中的《关雎》是民间歌谣“风”的俗篇，到了汉代董仲舒时代，却把它当成“后妃之德”的经典“雅”作来注解。《青春火花》是在“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之间游走的作品。作者用新思想、新观念对神话故事中的大仙形象进行改造，赋予其时代的、美好的、新的感情。例如：王母娘娘在“牛郎织女故事”中是一个要神性而不要人性的、冷酷无情的、“护法神”的形象。而在这部作品的第五回作者却把她变成了和蔼可亲、慈祥善良、富有仁爱之心的“月下老人”的慈母形象。

作者成功地继承和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些写作技巧和表现方法。《青春火花》是在“才子配佳人”“英雄救美女”“仙女配牛郎”的传统模式中装进现代人新生活的新内容。作品在情节的设置和结构上更多的趋向于“言情”与“武侠”的融合。例如，刘志、刘仁孪生兄弟的情节设置，杜勒谎言逸远也有一般无二，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妹妹的尴尬；《刘志夜梦芙蓉女 海岛枪战杀戮狂》《特警队子昭骂男友 裤裆沟刘志困二秦》《子昭任命查疑犯 刘志率师灭毒枭》等章节，都是典型的例证。这里的武侠已演变成“枪战”。你读第三十一回《刘志人前夸女友 子昭三审未婚夫》与唐宋传奇中的《苏小妹三难新郎》相比，不难发现在情节的设置与人物关系上有着借鉴、模拟、对位、相似、相通、相叠加的关系。

作者很会编故事，作品故事情节曲折动人，跌宕起伏；悬念伏笔，明暗照应中步步推进，不温不火，徐徐道来。人物形象、性格在具体事件的叙述中展开。作品是以人说事，以事写人，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有《水浒传》《三国演义》式的粗犷和放达。例如，作品在第二十五回《刘志大洋觅珠宝，保姆家里起祸殃》一章，表现内维尔和逸远喝酒时的场景和言行时，用的就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方式和语言情调，寥寥几笔，把内维尔的丑陋嘴脸描写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

作品形象地描写了刘志的足智多谋，英勇善战，遇事冷静；华子昭巾帼不让须眉，剑胆琴心，柔肠侠骨；黄山的统揽全局，睿智多才，慎密干练；慕容芳的才貌双全，正义善良，敏慧机智；钟自祥、柳河清的深入实地，调查研究，

为民排忧解难……

这是一部描写人在改变自然的生存环境中，审视人性，塑造美好精神形象的现实主义作品。作者的文学观是一种“寓教于乐”的审美观。他在坚持真、善、美的前提下，突出小说“流浪者的感情”“游戏中的消遣”的审美特征。像求学路上风波起；华子昭收义子；刘志、逸远、徐宫、安斯、吉亚他们去游双瀑布旅游景点，安斯因嫉妒，上树捉太阳鸟而跌落惊昏；深山狩猎；梦中情人现实女等等，都是怡悦性情，美化心灵的生动描写。正是由于作者在这种小说创作思想支配下，整个作品写得从容、朴素、自然、流畅，率性。时空跨度大，乡土风情、异国情调、人性写真、神界幻想；生活面宽，白领阶层、贫民穷巷、山林狩猎、别墅品茶等，无不表现出作者在写作时的一种想象、幻化、自由、舒展、通脱的自由心态。

作者对农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农民的生存境遇、思想情感，以及风俗习惯是非常熟悉且有自己的思考的。例如：欧阳一仙先生编写的《农村杂字》总则部分和八章中各章的统领文字；章守财家的《梧桐村规章制度》；黄山的《布政九章》；作品中开路造田的工程操作，养殖、栽树过程中的秘籍要方及婚丧嫁娶中的礼仪风俗等内容，都是很熟悉也很有见地。

孙绍佩的语言文字受中国古典小说影响比较大，他是在中国古典小说的语言和生活中民间俗语的结合中寻找自己的语境、语序、语式、语调。他喜欢写古体诗，他的古体诗写得很通达、平顺、流畅、自然。他在作品中不断插入一些古体诗词，给作品也增添了些许文言气。

《青春火花》是一部把通俗性、言情性、励志性、可读性融为一体的小说。我希望作者能在今后的创作中，紧紧围绕塑造人物性格来塑造结构故事情节，“立主脑，减头绪”，在凝神聚意、“形散神不散”方面再下功夫，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创作出更新更美的好作品。

2014年冬于古城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

目 录

序.....	(1)
第一回 灵霄殿土地说政 凤鸣岗五圣降生	(2)
第二回 凤鸣岗刘志鞭打告状客 鹰愁涧徐宫初动改河工	(5)
第三回 华专员视察临汜路 指挥部公议两首诗	(18)
第四回 梧桐村黄山当选 凉水沟徐建整地	(23)
第五回 西王母瑶池设宴 五花仙含羞受命	(41)
第六回 凤鸣岗徐宫绘蓝图 青石岗黄山办工厂	(45)
第七回 办厂场成立理事会 买机械三英闹省城	(58)
第八回 老白母小丹婷死得悽惨 凤鸣岗凉水沟公祭亡魂	(65)
第九回 刘志熔崖造飞桥 徐建抱得丽人归	(72)
第十回 象鼻山黄山信步 梧桐村莲英观灯	(80)
第十一回 刘志恭请工程人员 欧阳编写农村杂志.....	(84)
第十二回 黄山剑桥书信告急 徐宫清塘喜得珍鱼	(95)
第十三回 刘志地区买苗种 专员做客梧桐村	(102)
第十四回 入魔掌少女受蹂躏 冒生死店主寄书信	(112)
第十五回 华子昭出师不利 老专员梧桐借兵	(114)
第十六回 自费生学成归来 华子昭微服私访	(132)
第十七回 办企业初见成效 造平原首战告捷	(142)
第十八回 慕容芳核实新闻稿 钟省长开刀腐败官	(151)
第十九回 莲英走马临河镇 黄山敬献九章书	(160)
第二十回 特警队子昭骂男友 裤裆沟刘志困二秦	(173)

第二十一回	刘志夜梦芙蓉女 海岛枪战杀戮狂	(188)
第二十二回	百慕大客船遇险 纽约城学子拜师	(196)
第二十三回	梧桐村开表彰会 黄山家宴托红媒	(202)
第二十四回	囊羞涩逸远做保姆 冒生死南洋找沉船	(207)
第二十五回	刘志大洋觅珠宝 保姆家里起祸殃	(214)
第二十六回	老海员只身凤鸣岗 少年贼生擒华子昭	(225)
第二十七回	流浪儿兵行梅花瓣 华子昭山洞收义子	(234)
第二十八回	华子昭代儿受过自首 区法院别开生面审判	(238)
第二十九回	子昭任命查疑犯 刘志率师灭毒枭	(244)
第三十回	鹰愁涧子昭办私塾 公安部设宴庆凯旋	(263)
第三十一回	刘志人前夸女友 子昭三审未婚夫	(271)
第三十二回	双千平原半成品 十里长堤说竣工	(283)
第三十三回	江霞屈身做家教 杜勤解囊办钱庄	(293)
第三十四回	凤鸣岗村民建新房 村委会讨论办企业	(303)
第三十五回	老杜勤梧桐托红媒 大姑娘喜做嫁衣裳	(306)
第三十六回	警务室申报成功 老汉排初见雏形	(309)
第三十七回	小刘仁纽约相亲 杜勤鹰愁涧完婚	(316)
第三十八回	月亮湾有人神秘失踪 黑龙河少女命赴黄泉	(323)
第三十九回	凤鸣岗二英贤结好 凉水沟四衙内落难	(326)
第四十回	导师思切招收义女 刘志顽劣偷食禁果	(335)
第四十一回	月亮湾有人再神秘失踪 象鼻山酝酿建拦溪大坝	(340)
第四十二回	黑龙潭酝酿修水库 凉水沟架设便民桥	(351)
第四十三回	冬季村开运动会 春季茶宴大学生	(355)
第四十四回	老天无情梧桐村遭遇百年旱 后生有意夏威夷万里送水闸	(363)
第四十五回	玉兑库落闸蓄水 工程队工满归家	(397)
第四十六回	临河镇暴雨酿灾祸 月亮湾库坝迎洪水	(405)
第四十七回	小村长官升七品令 大百姓十里送元勋	(419)
编后语		(422)

阳春三月的一天，煦风习习，蛱蝶翩翩，温湿的空气里，糅杂着浓郁的桃李花香。常言道：春风醉人。欧阳一仙伏案劳作已久，渐见肢体倦怠，他伸了伸懒腰，接连打了几个哈欠，伏在案上昏昏睡去。

第一回 灵霄殿土地说政 凤鸣岗五圣降生

一仙精灵，随着御使公差，缥缥缈缈来至南天门前，那御使公差趋步上前，和守门神将搭过话语，又领着一仙先生至那灵霄宝殿。御使公差领着一仙叩拜已毕，便在右首书记小案前坐定。这时只见黄门官上前奏道：“启禀我皇万岁！东胜神州黄河之滨有一当方土地求见。”玉帝传旨：“宣他进来！”那黄门官复至黄门外，轻动拂尘宣道：“东胜神州黄河之滨当方土地上殿！”当方土地参拜已毕，玉帝喝道：“汝本地仙之数，不在当方司职，确保风调雨顺、林茂粮丰，为何擅离职守，私闯天宫，此话何说？”土地忙叩首道：“圣皇息怒。只因当方黄土儿生性愚顽，卑职所辖地域，林木砍伐罄尽，草坡毁垦，捕杀无度，河湖难见鱼鳖，獐鹿无栖身之所。臣民贪钱轻德，明抢暗盗时有发生，当方官吏又不懂治理，像此以往，即使风调雨顺，何有林茂粮丰？”玉帝道：“以爱卿之见，当以何为？”这时站班中闪出太白金星奏道：“黄河之滨土地，司当方土地之职已三万三千九百载。三三得九，九九逢生。又在这三万三千九百载中，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古至混沌初分，今到此时此刻，远至天涯海角，近至眉眼之间，诸般知识，都潜心温习，早已胸有大志。但上不能报效圣主，下不能普救众生，若让他转生阳世，治理一方，或许能有成效。”玉帝道：“黄河土地爱卿，你意下如何？”土地道：“若圣主信得过我，小臣愿往。但常言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人帮’，臣无左右手，也难成大事。”玉帝环顾左右，言道：“哪位愿往？”黄河地道：“也不必劳动御前神将，只需请宫廷营造司鬼斧子徐宫，巡天金甲神小刀手刘志同往即可。”玉帝又对欧阳一仙先生言道：“汝本三曹书记之职。现已在尘世供职，你回去可速速安排，一旦黄河土地身临阳间，你即到他身边司职，各种事体，详尽铭记，待汝等升天之日，论功再做

升迁，不可懈怠。”欧阳一仙出班跪奏道：“小民谨遵圣命。”玉帝道：“黄门官！”黄门官道：“微臣在。”“宣巡天金甲神小刀手刘志、营造司鬼斧子徐宫上殿。”黄门官诺诺而去。片刻，那黄门官领着金甲神刘志、鬼斧子徐宫上殿。刘志，何许人也？有诗为证：

细皮嫩肉书生貌，莲步纤腰丽人态。
不见黄金锁子甲，谁信此公是将才。

那徐宫也有诗为证：

虎眉凤眼老龙头，爱眨眼睛点子稠。
鬼斧造就天仙阁，神工落成王侯楼。

刘志、徐宫参拜已毕，玉帝道：“现派二位爱卿跟随黄河当方土地黄山到东胜神州成就一番事业，不知二位爱卿意下如何？”刘志道：“请允许微臣带所养金猫前往。”徐宫道：“微臣也请求带所豢养黑熊前往。”玉帝一一准奏。玉帝又唤过黄山道：“爱卿还有何话？”黄山道：“尘世沧桑，沉浮无常，农事有风、雹、旱、涝、虫、病之患；工商有滞销、假冒之忧；仕途有谗贬、攻杀之灾；公案有冤假、错误之失。微臣至那尘世之间，本意是教化众生，拯救愚顽，以期创建一个文明开化之世界，如有这患、忧、灾、失，岂不玷辱了我主圣明？”玉帝沉吟半晌，唤过天庭库廩掌管，取过拇指盖般大小的三个小葫芦，吩咐道：“这第一葫芦，盛天宫御粮三合，第二葫芦装天宫御水三滴，第三葫芦藏九转起死还阳丹三粒，遇有灾厄可逢凶化吉。其他不测可焚香朝天礼拜奏禀，自有神明照应，不必多忧。”黄山接过三个宝葫芦，再拜而退。黄山、刘志、徐宫带着金猫、天熊缥缈，出了天庭，直向那东胜神州而去。

再说那黄梁省南柯县临河镇梧桐村凤鸣岗住着黄、刘、徐三家。一年五月初五，五点五十五分五秒同时生了五个孩子，其中徐、刘两家，生的是一胞二子。黄家孩子生下来，两腮鼓胀，其母陈英从口中抠出花生米粒大的三个药葫芦。刘家孩子白白胖胖四肢蜷抱着一个尖耳猫脸的孩子，其母从口中抠出绿豆

粒般大小二十四个水泡，每个水泡破裂后，里面有一个二毫米长短的小刀。腹部有一个红肚兜，肚兜口袋内有一副折叠得很齐整的大拇指盖般大小的黄金锁子甲。徐家孩子也是收腹缩肢，怀抱着一个狗脸圆耳的黑小子，黑小子怀抱一个指头般大小的盒子，盒内锯、锛、斧、凿等齐全。这五个孩子见光而动，遇风而长，并都向人形、齐整转化，眉眼惺忪地拜罢四方、高堂，就搬个小板凳坐下，吵着要各自的东西，其母一一付予，已是惊吓得十分了得。只是那半晌光阴，已是长成了半大的孩子，衣服已是换了三五次，只是刹那间也就不行了，最后只好将父亲的衣服胡乱地裹缠在身上，口中嘟囔道：“似这般衣着怎的见得了人的。”其母好言宽慰道：“似这般，买也不行，做也不行，况我们农家小户，哪来这么多钱，只好先将就着，等身材长定规了，再买方才合算。”且喜几个孩子对穿着并不十分讲究，只此三言两语，也便支吾过去了。其父母又说：“总得有个名讳，方好呼唤。”只见那不满一朝孩儿，匍匐在地，口中应道：“孩儿已是有名讳的了。”遂折枝为笔，书写于地，各家分别是黄山、刘志、刘仁、徐宫、徐建。字体娟秀飘逸，父母已是唬得战战兢兢，不敢再作言语。

第二回 凤鸣岗刘志鞭打告状客 鹰愁涧徐宫初动改河工

那黄山每日读书著文，言行有素，巍巍如山稳健，倒也相安无事。徐宫、徐建每每往架桥筑路工地跑，帮大人干些活计，身勤口甜，倒也十分招人喜爱。只是那刘志虽是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花容月貌般水灵，却爱惹是生非，舞拳弄脚，且有刘仁帮着，一唱一和，三五个人，奈何不得。那般苦主，多半是地方上霸道惯了的有头有脸的人物，怎能咽下这小孩子家的窝囊气，不久便都寻着了他们的窝儿，车水马龙般地寻上门来，吆三喝四，害得那年轻二老敬茶奉烟，净将那好听的话儿端出口来。才将这个支吾走，还未呷口茶儿，那另一个又踏着脚跟赶将来，说五道六，夫妇二人叫苦不迭。翁爹翁婆，心疼儿子媳妇，也就掺和进来，帮着说和，就这样将一个静谧的农家小院，闹得沸沸扬扬。两个小猴儿，不到吃饭不回来，吃饭光景，又总想让娃们吃点儿东西，故而只有待到那夜间人静之时，扒光了衣服，按定那溜滑的小屁股。但二小子并不惧怕，刘志龇开一口小白牙，牵动红红脸腮，犹如带露的两片花瓣，花瓣上又现出两个小酒窝儿，举起的手凝滞在半空，就是难以落下。刘仁将个小屁股撅得老高，差点儿要够着爹爹的鼻子尖了，嗲声嗲气地说：“不关哥哥的事，是我闯的祸，要揍就揍我吧！”刘公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将手缩了回来，夫妻俩一人搂住一个，在那娇柔的脸蛋上美美地亲了一口。

刘志、刘仁嘀咕了一通，刘志坐镇，刘仁盯梢。凡是到刘家诉苦的，返回村口时，他二人截住，折几根树枝，轮番抽打，打得嗷嗷直叫，边打边问：“还敢告爷的黑状不？”被打者磕头如捣蒜：“小爷公息怒，在下不敢！在下不敢！”“再告，打折你的脚骨拐。”这样几次三番，便也就不再有人上刘家纠缠，刘公悬着的心便也就安了下来。说也奇怪，村子里那鸡摸狗盗，赌博斗殴之事，

反而销声匿迹了。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转眼间夏尽秋来，水瘦山寒。忽一日，天气晴和，秋风不起，徐宫同徐建商议：“须得生个方子弄些钱币使用。”徐建说：“哥哥有甚话讲，只管吩咐。”徐宫说：“今区委调动五乡民工，筹集百万之资。要拓宽改建清潼一线，现有鹰愁涧一段，因其早先摔死数人。民工惧有鬼魅作祟，伤残人命，至今无人承揽，工价一加再加，我与兄弟不如前去揽了此活，挣得几个纸钱，一则供家中日用之需，二则落几个零钱耍子，不知兄弟意下如何？”说话间刘志、刘仁前来串门儿，刘仁道：“徐二哥！委屈一下，借你的掌子换几个钱花，你的臭掌子怎么恁般值起钱来了？”徐建道：“休要贫嘴。我哥哥正和我商议，准备承揽鹰愁涧一段工程，今日正好风和日暖，我兄弟等又正好无事，不如就去走一遭再做理会。”

已是“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季节了，但满目却不见一丝肃杀的气氛，蔚蓝的天空中飘浮着几朵轻盈的白云，柔和的阳光洒照在绚烂多姿的原野上，人群的嘈杂声，矿钻机低沉的吼声，铁锤敲打钢钎子的叮当声，共同奏出了大地母亲的心声。徐宫站在八十八号桩的山脊上对徐建说：“人们把这座山叫老鹰岩，其实是不妥的，老鹰的脖颈比这粗，头没有这么大，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其实不能叫岭而应该叫垭。因为它高不过六七十米，宽不过四五十米，垭顶仅此一米左右，薄到叫人难以置信，河水流到这里，已经进入低山地带，河滩比较宽阔，但这座山硬是像一个楔子，将大河拱成了尺蠖形的一个大湾套，我们站的这个地方虽然不高，但由于极薄，就显得十分陡峭，上山的时候，前面人的脚跟几乎要踩到后面人的脑壳上。河水直向这山崖脚下撞来，这山垭，多像皮包着几根筋骨，突兀嶙峋，因此这座山，应该说是一只凤凰，一只落水的凤凰。主峰两侧那伸出的两座小山，就是它淋湿了的翅膀，无力地低垂着。从这边山脚到那边山脚，这尺蠖形的大湾套，大约有两千余米长，估计有三四十个桩号，二十余万元的工价，爆破器材，约计一万余元，这个险峻的悬空切割工程四万元，这几项加起来，约计二十五六万元。如果我们从这里切下四十米左右的一个缺口，三十米的河道，十米的路面，若平均每切下十米需一万元，估计有十万元可完成改道工程；用五六万做一个拦河大坝，因石头方便，估计也不成多大问题；再用十余万元整理河滩，这样不增加钱，或只增加少部分钱，即可多

得三百余亩滩地。因此现在这种绕山转的公路设计，实际上是一种决策上的失误。”徐建道：“如果我们用山岩切割机，定向爆破，尚可节余四千余个民工日，一个工日以十元计又是三四万元嘛。”徐宫说：“何尝不是。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徐建道：“这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嘛。”徐宫反诘说：“你怎么就想到了这一点？”徐建道：“我这叫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呀！”“你这叫形拙而神不拙呀！现在我们兵分两路，你去找这湾套地带所在村组干部联系，将他们的活计全部承揽过来，不愿意干的，清手续走人。我到指挥部去签订承包合同。”言罢，徐建从南坡下山，徐宫从北坡下山。

花开两树，只表一枝。且不说徐建去揽活计，单说徐宫下得山来，自个儿寻思，如果指挥部不肯将活计包揽给我，将怎个处置？好徐宫，念动真言，只见平地里起了一缕青烟。青烟过后，当方土地手拄龙头拐杖现身，口中言道：“小官人，唤老身有何吩咐？”“现今闲来无事，想揽老鹰岩一段活计耍子，只怕指挥部不肯将活计承包给我，特请老官儿随我走上一遭，掺和掺和。你可扮作县公证处老王，王志远。就说我是省工程总局第一工程队的徐队长。”二人商议已定，一路上说说笑笑，直向工程指挥部而来。“五金魁首，六六顺呐！”指挥部设在一个养路段处，五间正房，两头两间是包间，包间房门向走廊开，墙上挂着“抗劳不上”“乱放炮”“倒卖公路”等的木牌子，还张贴着几张“刁民”写的公开检讨，给人一种肃杀的气氛。正房的左上方有两间小屋，那显然是厨房，厨房的烟囱上正冒着缕缕炊烟。小屋的山墙脚，一堆堆的鸡毛兽骨，散发出一阵阵令人作呕的腥臭味，正是那狐狸洞口、野狼窝边的光景，道场上临公路的一侧五面彩旗慵懒地翻卷着。“三星照哇！四季发呀！”徐宫二人刚踏上养路道班的道场，划拳行令的吆喝声便传入耳鼓，一踏上指挥部的正门，浓烈的酒精味便扑鼻而来。这时，耳门的门扇正开着，比较清醒的胡副区长眼尖地看见了王志远，忙起座，踉踉跄跄地来拉老王：“王！王！王公正请！请上座，请上上座，你可是顶顶公正！顶顶公正的司令啊！”“我胃口不好，消化不了。这位是省工程队的徐队长，想承揽一点儿活。”“承揽活，人要活干，活要人干，好说，好说。只有三条：一是交见面礼挂钩，二是付款回扣，三是嘛……也得按要求干活，按标准验收！”这个胡副区长，倒也干脆，只是酒后吐真言，三句话中只有一句是人话。“二十余万元的过脚，恐空口无凭，也得写个

条条款款的方才稳妥。”“你也是个假正经！我说行，不行也行！我说不行，行也不行。哦，也要有个差不离啦！”毕竟是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再蛮横得不行也行，行也不行的后面，还有个差不离坚守在最后的一个阵地上。土地神见徐宫脸露了不悦之色，立即反守为攻，不无揶揄地说：“胡副区长，看来你今日太忙，我们改日再来拜会！”胡副区长也听出了弦外之音，其他酒客貌似也看出端倪，也有认识王志远的，知道他是个犟脖子。况且好歹是县上的人，那个省工程队的小伙子，又不知底细，看来也不是个好捏的软枣，弄不好，惹出麻烦，怕也不好收拾。于是，便又有几个离座前来搭话，说什么：“不喝酒，现在开饭，请入席用饭。”徐宫、王志远说：“刚才才在饭店吃过饭。”胡副区长见这二位酒不喝，饭不吃，心内发怵，但又转念一想，有什么大不了的，省上的，县上的，还不是来我手下干活的。到时候，还得听我的炮响，围着我的指挥棒转。这样一想，神气又来了：“咳！你们要是吃过饭了，我也就不勉强了，你们先去找假斋公聊聊。”假斋公姓王名龙，原先在县委组织部任部长，因几个人事安排与李副书记过不去，被贬到北山区任副书记。刚一到任，又遇到公路施工，于是又被派到公路指挥部来，自己带个煤气灶，自炊自食。别人邀他喝酒，他说不会；别人邀他吃肉，他说吃斋。但却有人见他吃肉喝酒，因而落了个假斋公的雅号。假斋公四十多岁，马脸剑眉，虎眼鹰鼻，铁青脸色，络腮胡须，使人一见便有三分畏。假斋公对人也是半阴半阳的，说是假，却是真；你说真，他却是假，常常弄得人哭笑不得。徐宫、王志远刚进入办公室，假斋公便抬起手腕，指了指表说：“十二点了，下班了，喂脑壳。门外等着，下午两点半再来！”今天一上午整个指挥部只有这个假斋公正经八百地坐在办公桌前办公。外加一个到路段检查施工的技术员刘刚，也算是在工作。

徐宫、王志远无奈，只好退出办公室。一边是半死酒鬼，一边是闭门谢客，真格地使徐宫没了主意，只好迈着闲步，在指挥部的那五间正房间尴尬地转悠。几间卧室的耳门敞开着，床底下，床头前，到处都是红西凤、二锅头等酒瓶，红塔山、茶花等烟盒。条桌、茶几上散乱地堆放着麻将、扑克，这些属物显示着它们的主人时髦的醉生梦死的生活。收工的时刻到了，民工们扛着铁锨、大锤、钢钎疲惫地成群结队通过指挥部门前。五面彩旗迎着微风在和煦阳光的照耀下轻盈地舒卷。民工队伍刚刚过完，尖厉的警戒哨音和着粗犷的放炮员的吼